

革命年代的爱情

朱蕊

《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们小时候的“爱情启蒙读本”之一,“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根据李英儒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王心刚演男主角游击队政委杨晓冬,在上级的委派下以失业市民的身份打入敌占区,做地下工作,而被喻为“红色情人”的王晓棠分饰谍报双姝金环银环。

小时候迷王晓棠,《英雄虎胆》看了一遍又一遍,“来个伦巴”,感觉妖娆。而《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晓棠分饰两角,更让我好奇,当时想不通金环银环如何同框。王晓棠一会儿是老练沉着泼辣的金环,一会儿是稚嫩热情浪漫的银环,有一幕金环银环在郊外见面讨论工作,金环批评银环:还是不够小心,怎么这一身就出来了?当时觉得她演得很有说服力,被深深带入戏中。电影由当时顶级颜值担当金童玉女出演,其实作为观众,内心是有所期待的,期待帅哥美女演绎爱情故事。

撇开主线杨政委带领地下工作者在古城艰苦卓绝地与日伪斗争,争取伪治安军上校团长关敬陶起义,金环被特务队长兰毛抓捕,在伪警备司令高大成面前为保护关敬陶而“表演”,并用发簪刺杀高大成的日本顾问、特务头子多田而被敌人枪杀牺牲……的大开大合,惊心动魄,杨政委和银环的爱情戏却含蓄内敛,似有若无,仅以一

枚戒指串连暗示。

杨政委与银环的第一次见面在一家小饭馆里,饭桌上两副碗筷摆出暗号的造型,王新刚坐在桌边,王晓棠进来,一眼就看到了暗号,脸上是惊喜的表情,一面解开头上包裹着的长围巾,一面向王心刚那桌走去,王心刚说:你是银环。王晓棠说:杨先生。王晓棠坐下来,与王心刚四目相对,眼神里没有陌生犹疑,似乎已经非常熟悉且信任。革命同志这一纽带已经将他们连接起来。

王心刚有情报要让王晓棠传递,王晓棠换了装扮到城外与交通员接头,没想到,交通员是位老大娘,且正是杨政委的母亲,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交代工作聊起情况时获悉的。银环惊讶于杨政委的母亲也在为革命工作,由衷敬佩。此时银环了解到杨政委刚满28岁。当获知杨政委的真实年龄且单身时,银环表情复杂,羞涩又憧憬。大娘指着手上的戒指对王晓棠说,这颗戒指要能戴在儿媳的手上她才能安心。

王晓棠再见王心刚时,前面有一段镜头铺垫,冰雪正在消融,春天来了。王晓棠和王心刚也是满面春风,这是一种双关的表达。爱神真是万物的第二个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会春意盎然。

由于叛徒出卖,大娘被捕。因为金环的牺牲而争取到的关敬陶让太太设法安排

银环探视。大娘摘下戒指交给王晓棠,王晓棠会意到大娘的心思,但大娘在敌人的魔爪里,这样的托付令人心如刀绞。王晓棠将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银环缺乏经验,慌乱中将老杨的行动地点泄露给了叛徒,导致杨政委被捕。大娘为了不拖冬儿后腿,跳楼自尽。在游击队和地下党的营救下,杨政委越狱成功。银环给老杨包扎伤口时,老杨看着银环手上的戒指。王晓棠取下戒指交给王心刚说是大娘让她交给他的。怎么戒指又回去了呢?得等到王心刚确认眼神,王心刚却只是将戒指紧紧地攥在手里。观影至此,真着急啊。

关敬陶率部起义成功,杨政委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镜头里云开日出,阳光从云层中洒下来,光芒万丈,王晓棠和王心刚站在古城的阳光下话别,王心刚认为王晓棠在对敌斗争中成长起来了,将古城的工作留给她并交给她一个小包裹。王晓棠目送王心刚的背影在阳光下渐行渐小,这时她感觉到手中包裹的异样,打开来,看到那枚戒指。这时观众才终于等到了美满结局。

革命年代如此隐晦的爱情也让那时的观众过足了瘾。电影风靡,王晓棠的穿扮也成了那时女孩子模仿的范本,那件王晓棠在雨中奔跑时所穿的风衣成为女孩子们心中的霓裳羽衣,可惜服装店并没有同款风衣出售。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摄影摄影兴趣组里,同学们的摄影作品还是模仿王晓棠那张围着头巾的照片,头巾遮住脸颊,脸微侧,眼睛略向上看。这和现在摄影的小脸大眼睛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皮流水

米丽宏

的“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也喜欢过《打龙袍》中老旦的“一见皇儿跪埃尘”;还喜欢过《李逵下山》“在山寨宋大哥对我言讲”这段花脸行当的流水板……

一段段流水,是淋漓,是倾泻;是催逼,是消磨;是风飒飒,是水切切;是虎虎生风,如歌如泣,是长歌当哭,悲喜滂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是情深天地的壮烈……或亢亮,或低转,沾惹尘世的烟尘,道尽天地间的磋磨。

不知今生今世还有何物能让人如此决意忘却,却又伤生哀世,安享这般听觉昙花?周末或假日,我爱在厨房里做这做那,耳畔总是响着喜欢的西皮二黄。马连良、于魁智、梅兰芳、程砚秋……每当急板流水晃荡起满屋子的色香味,我总感到畅畅地,恹恹地,心间荡漾着闲闲丰腴的幸福。这样的流水日子,可不可以伴我天长地久?

傍晚散步,我喜欢在手机上听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这出戏是大师周信芳先生的代表作。周先生虽嗓音沙哑,却韵味浓郁,演唱中略带吴音,更显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以一曲西皮流水“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把萧何见到韩信后,满心欢喜地向刘邦推荐能才的喜悦和愉悦表现得淋漓尽致;披星戴月追到韩信时再用一段二黄

碰板“是三生有幸……”苦口婆心,发自肺腑,虽是在唱,却又像是在说,感情真诚,声泪俱下,纵然是铁石心肠,也会回心转意。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喜欢的是《锁麟囊》中那段脍炙人口的“一霎时”。富家女薛湘灵哀婉感叹: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我只道铁富贵一生注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只落得旧衣破裙。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横,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生,早悔兰因。

每每于午后闲坐中,聆听程砚秋或张火丁的“一霎时”,只觉得风拂面,心间平衡。日子里的爱痛悲欢,都被那恣意舒展的流水暗暗刷去。尤其“忙把梅香低声叫”,末尾那个碎玉玲珑的拖腔,每次都让我神魂颠倒,不知身在何方。实际生活中不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喧嚣,但到底在这流水板的静凉里,落得了一个大清静!

我曾在“咏梅京剧社”练唱,当琴师拉开架势,京胡斜搁左腿上,柳勾儿运弓,满弓,我感觉自己就像被风鼓满的船帆,只待一推,便上了航程。那被时间琢磨得圆转、流利、清扬的旋律,对应着生命的漩涡与波涛。真真的,丝弦是血,嗓音是乳,配出了世间最美的声音!

戏里一瞬,人间百年。爱恨情仇转瞬去,是非成败掉头东。西皮流水迷人醉,慢板二黄仙乐鸣。且放下万般,让我,在这“流水”酣畅的倾诉里,快意一场再说。



大漠之上旭日升

金南健 摄

风亭集

辛冠东 书

老师经常鼓励我,希望我好好努力,将小升初的目标定位在镇初中。那时,考取镇初中,才有机会考取高中,否则上了农中,上高中也就基本上没希望了。小升初考试时,我终于和班上另外两名同学一起考上了镇初中。

村小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代课老师自身也就初中文化。记得当年有位语文老师一直把“缝纫机”读成“缝纽机”,因而误导了我,直到上高中时,我才发现自己把“纫”字读错了。有位村小老师把“拘束”一直读成“狗束”,“狗束”是一句乡下骂人的粗话,此事经常作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话。但不管当年老师教学水平如何,老师们对待教学的态度都是敬业负责的。

与谁同坐

王太生

与谁同坐?偶遇,而又散去,坐具上尚有微微温热,依稀记得与忘记,似有人生依然。

想起孔子由学生陪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他们的身后,花树是朦胧背景。先生和子弟,分布左右,席地而坐,畅谈理想,子路的率尔急躁,冉有的谦虚,公西华的委婉曲致,曾皙的高雅宁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中国古代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学子同坐,接受知识和道义的洗礼,几人安静而坐,天地广阔。

又想起竹林中的七个男人,他们坐在绿荫深处,饮酒啸歌,纵论高远。

侍坐与同坐是有区别的,侍坐是指道义和学识上还差一大截子,比如先生的学生;同坐,在精神上平等,比如竹林中的朋友。

苏东坡《记绀唇》中,“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还原当时的情景,应该是诗人悠闲地坐在交椅上,从窗子朝外望去,山峰连绵,如千朵鲜花开放,感慨今夕和谁坐在一起?怕是明月、清风和我了。

同坐,精神上的同道,味蕾上的同好,经常在一起的人,就像山石倚着山石,或者对视,都是彼此独立。

同坐的日子有情调,那一定是春光好的早晨,几个人围桌而坐。

丰子恺漫画笔下,几个好友坐在一起,聊些闲话,他们旁边谁是谁呀?并不知道,只知道有棵梅花树,如果是一个人,它肯定也会搬一把椅子坐下。

我们在这个世界,会遇见过很多人,又与谁同坐?近得彼此听得见呼吸、心跳,甚至是嗅到一个人身上特有的气息。

总是让人难以忘记。就像我上小学时的那个女生,她那个活泼天真的样子,总是定格在从前那个如花的年龄。

同坐就是彼此互为要好的朋友,众人平起平坐,相互尊重,并且相互礼让。

话要投机。冬天的夜晚,总是能让那些友人同坐,抚慰饥肠,在精神上取暖。比如,围一红泥小火炉,寒夜中那一簇跳跃的灯火,忽闪忽灭。

那年在富春江边的小酒馆里,与朋友把酒相逢,正是岁末,灯火阑珊,外面下着雪,好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记得的那个时光,如风散去,却曾经与谁同坐。

经常坐在一起的,是朋友。更早些时

候,我和友人去爬黄山,傍晚时分,我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山谷里的云雾,袅袅升腾于山之肋。

有的人忘记了,有的人记忆犹新。那年春天,我和鲁小胖子去西塘古镇,走累了,坐在一家小饭馆的长板凳上,点了三笼小笼包子。坐小凳上吃包子,最接地气,人端坐,边吃边看街景,此时,与你同坐的伙伴,只看繁华,不说话。从当地人的对白中,聊得一个地方的风情和节奏。

与谁同坐,那个人,说过的话,有时还会想起。在一次聚会上,一个诗人喝醉了,他对我说,如果有条船,想溯流而上,去看看一条大江的源头。他想知道,生命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寻梦之旅,水道将会变得越来越窄,两岸古木青藤,石上滴露。溯流而上,有着千年的美感,落下风帆,奋力摇桨,拉纤背舟,去向往的地方。诗人说,那是江的源头,人迹罕至,洁净与超然,脱于尘世。

与谁同坐,还牵涉到一个坐具的质地问题。就像那年,我在乡下和张大爷合坐在一条长南瓜上。我把南瓜当凳子,和张大爷聊天,聊养殖,聊庄稼,聊收成。在乡村,与人同坐,那些植物的硕大瓜果,是可以当凳子的。

坐在哪儿较有意境?宜坐亭,宜坐长廊,宜坐石,宜坐街市……

坐亭,八面来风,听风又听雨,听雨打树叶又溅荷叶,亭中人默不说话,这样的小亭,姑苏拙政园里就有一翼,取名恰恰是“与谁同坐轩”。

坐在山中一块大石头上,与友相谈甚欢,不觉山间已生炊烟,天色向晚。

与陌生人邂逅风雨长廊,人倚木栏杆,抚首话日常。

与友同坐街市一隅,有种抱膝看闲街的悠闲。

与谁同坐,应该是志趣、爱好、口感、眼光、审美……气味相投的人。疑问的背后,实际上显示的是一个人的山水江湖。有的人交往过,又抽身离去;有些人同坐过,却在后来的日子里彼此相忘。

与谁同坐,什么情形下最美?

停下小憩,与登山友人坐于高山之巅;懵懂童年,与外祖母坐于候船室的长椅;等候鸣笛的小火轮徐徐靠上码头;捧一本书,与门前那些花儿,坐于老宅台阶上。

在江南烟雨的旧庭院里,主人的厅堂,楠木幽香,荸荠色坐椅,包浆明亮,一席空座正等客人来访;一千年前,李白酒后忽然发现,与他同坐的朋友,“对影成三人”。我们都在寻找精神上的朋友,曾经的记忆,保存着;来者,可遇,不可期。

我的旁边有空位,与谁同坐?

玩泥巴的童年

梁永刚

在童年记忆中,每逢初夏时节,几场雨过后,田野里僵硬的泥土便开始松软,这时候正是农村孩子玩泥巴的天赐良机,一个个与泥巴有关的游戏开始粉墨登场了。

每天放学后,三五个要好的小伙伴来到村外的田埂上,把书包往地头上一扔,从湿淋淋的地上抓几把黄胶泥,开始随心所欲地乱捏一气,捏飞机捏坦克捏大炮,捏猪捏狗也捏人。如今想来,那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捏得最多的东西还是手枪。毕竟男孩子都崇拜英雄,喜欢手枪握在手里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真枪我是压根没有见过的,对手枪的印象大多是从小人书或电影中得来的。用泥巴捏手枪需要细心更需要耐心,我一点点剔出泥巴中的小石块、草棒等杂质,制成两指厚、书本大小的泥块,放到太阳底下晾到半干后,再用小刀刻画出手枪的大致轮廓,然后小心翼翼地剔除掉多余的泥块。经过一番精雕细琢,一把有模有样的泥手枪“问世”了。我一边向玩伴们炫耀自己的成果,一边摆出瞄准射击的姿势,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垒堰”也是儿时喜欢的一个与泥巴有关的游戏。刚下过一场春雨,村前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三五成群的孩子聚在一起,卷起裤管赤着脚丫,兴致勃勃地用小手捧起路旁的泥巴,然后堆积在土路上为小河流修“渠”筑“坝”建“水池”。玩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不知哪个调皮的孩子故意把沾满泥巴的小手往别人脸上抹去,于是大家乱作一团,你抹我,我涂你,不大会工夫活脱脱都成了泥孩子,扮着“鬼脸”相互嬉笑着追逐着,直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去。

如果是干旱无雨的晴天,我们玩起泥巴就没有雨天那么惬意了。过家家是小时候常玩的一个游戏,在门前屋后随便抓几把黄土,放在充当案板的石头瓦片上,然后拿葫芦瓢从家里的水缸中舀一些水,模仿大人的模样像煞有介事地“和面”。而一同玩耍的女孩子们,则找来一截粗细适中的木棍充当“擀面杖”,忙活着做蒸馍、擀面条。等馍菜汤都做好了,我们小心翼翼地放进用破瓦片做成的“碗”里,装作津津有味的样子大口“吃”着,嬉笑着。

最难忘最有趣的要数摔泥炮了。老家村子的泥土以黄胶泥为主,黏性大,易成型,最适宜做泥炮。雨过天晴的田野里,孩子们把黄胶泥揉搓成不软不硬的泥团,放在半握的手心里,另一只手握成拳头将泥团捣几下,稍作一番加工,碗状的泥炮就捏成了。开始摔泥炮了,我们一个个都憋足了气,将泥炮有底的一面稳稳托在手掌上,高高举过头顶,手腕一翻狠狠摔在平整的路面或石头上,随着“叭”的一声脆响,朝上的底崩出了一个个圆溜溜的窟窿眼,乐得我们开怀大笑。就这样,我们轮流上阵比赛,一个接一个摔泥炮。比赛的规则很简单,在这一轮比赛中,谁的泥炮摔得响,谁泥炮底上的窟窿眼崩得大,谁就是赢家,输了的伙伴要把自己泥炮上的泥巴挖一块补在赢家的泥炮上。经过多轮角逐,一些技术不好的孩子手中的泥炮越来越小,而那些技艺娴熟的孩子手里的泥炮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小时候玩摔泥炮,一团黄胶泥可以反复使用,摔了捏,捏了摔,渐渐泥巴干了硬了,而附近又没有水源,于是我们便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以尿代水和泥。有的玩伴不乐意,站在一旁嘲笑我们,还拍着巴掌大声喊着:“尿和泥,长不大,长大长成狗尾巴。”对于我们这些顽劣的孩子们来说,才不会脸红害羞呢,你扯着嗓子喊你的,我头也不抬玩我的,压根就没有一点儿儿长大变成狗尾巴的担心和顾虑。

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其匮乏的童年时代,一团小小的泥巴和名目繁多的玩泥巴游戏驱走了农村孩子的单调和乏味,成为一种美好而温馨的人生记忆。

中国戏,是一种看的艺术,更是听的艺术。不然,懂经的爱好者,何以将“看戏”更多说成“听戏”呢?用耳朵听,用心灵听,调动整个生命去听。听出了性情,真情,和世情,听出了饱经风霜的沧桑,也听出了不惊喜的天真。

众多的曲目与行腔中,我尤爱京剧的西皮流水。

我平生第一次接触“西皮流水”,是那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那年七八岁吧,在乡政府大院,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旁,我看了老戏《苏三起解》。屏幕上的苏三,穿红色囚衣,戴枷锁,背后一绺乌黑顺服的长发,长长的银锁链和头上的珠花,亮亮闪烁着。她略偏着头,凄凄哀哀又爽利地唱着“过往的君子听我言”。这个美丽少女,小小年纪被卖入风尘,却智慧贞烈,坚定而又热烈地追求着她的爱情。当时这些我还不不懂,打动我的,只是她的美丽形象;但不久,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这段唱。西皮流水,对于一个乡村孩子的感染力,就是这么强。

而苏三这个形象,能灼灼立于世代的甑甗之上,是因她的传奇故事里,有着美好而高贵的人性,她那珠落玉盘的唱腔里,寄寓着纯粹而热烈的情感。世俗烟火,时代前进,但只要心头还有着丝丝柔软,你就会被那一段家常的流水打动内心:“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

在近四十年的听戏经历中,我喜欢过《四郎探母·坐宫》中花旦的流水板“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喜欢过《三家店》中老生

我的村小

周祖斌

村小名叫协进小学,学校有两排砖瓦结构的平房,前面一排是五个年级的教室,后面是老师办公室、宿舍和食堂。教室前面的一块泥地,是学校的操场,操场上空荡荡的连一副篮球架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体育设施了。学校三面环河,西边是一条马路,学校没有大门,是开放式的。

村小教室里地面是泥土的,课桌比较破旧,凳子都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去。三尺讲台后面是几块木板拼凑后再刷上漆的黑板,黑板粗糙费粉笔而且易擦。由于学校经费紧张,经常出现黑板擦坏了,只能用抹布来擦黑板。

村小里有七八位老师,都是民办和代课老师。当时我们的课程也就语文和算术两门,音体美课程没有专门的老师,都是语文、算术老师兼带的。

村小教过我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张老师,他是位风趣幽默富有爱心的好老师。上课时,每当碰上同学犯困打盹或者开小差,张老师总会给同学讲笑话,一下子让全班哄堂大笑,这样大家又集中精力听课了。班上有位同学家里比较困难,每年开学时经常交不起两三角钱的学费,张老师知道后几次偷偷替他交了。

四五年级时我的班主任陆老师也常让我时常想起。陆老师教我们数学,他喜欢用深入浅出找出的教学方法,把晦涩难懂的数学应用题讲得简单易懂。陆老师课堂上富有童趣的教学语言,抑扬顿挫的语调,让原先一些对数学讨厌的同学,也慢慢喜欢上数学。

陆老师当班主任后,我不仅数学成绩上升了,总体成绩也在班上名列前茅。陆